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一卷

周煦良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II/16v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一卷 古代部分

编 选 者

周煦良（主编）

朱 雯 孙家晋 倪蕊琴
任孟昭 冯增义 金留春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一卷 古代部分
周煦良等编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38,000

1979年5月新1版 1987年3月第10次印刷

印数：740,001—785,000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71 定价：1.55元

编 选 说 明

一 本教材主要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辅助教材，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并参考中外有关资料编选。

二 本教材本着批判继承的精神，着重选取外国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基本上以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为主，并注意反映文学思潮的发展。

三 选文分古代部分、近代部分(上、下)、现代部分。古代从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止；近代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叶止；现代从十月革命起。

四 选文篇幅的多寡主要配合教师讲授的需要，所以古代希腊、罗马多选，中世纪少选；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多选，现代资产阶级流派少选或不选；对世界文学影响大的作家多选，影响小的少选或不选。

五 作家介绍部分包括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时代背景、重要著作及影响。作品说明主要是原作内容提要，帮助读者理解选文。

六 选文多采自国内过去和现有的译本，有些并由原译者或编选者重加校订；少数则由各地学者专为本教材选译。国内已有几种译文者，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十四行诗，雪莱的诗歌等，选文适当兼收，以显示不同的翻译风格。

七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国内各方面专家曾给予热情支持，翻译并撰写作家介绍；上海书店、新华书店、各地出版社、作家协

会都大力协助收集材料；对于他们，特别对本书所有选文的译者，我们都表示感谢。对本书的缺点、疏漏和错误，请使用的同志随时提出批评意见。

编 选 者

1961年8月

1978年9月改订

三版附言

本书1979年改订初版本及1980年再版本中，拜伦诗选部分，所选“滑铁卢前夜”并非出自《唐璜》；现已改正，列为《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选段。承读者来信指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我们深表感谢。

编 选 者

1981年4月

目 录

编选说明	I
------	---

第一卷 古代部分

希 腊

荷马 《伊利亚特》(赫克托耳之死)	1
《奥德赛》第八卷片断	12
萨福 抒情诗选	34
伊索 寓言选	39
埃斯库罗斯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片断	52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片断	68
欧里庇得斯 《美狄亚》片断	90
阿里斯托芬 《阿卡奈人》片断	106

罗 马

维吉尔 《牧歌》第十曲	120
《伊尼特》第六卷片断	125
奥维德 《变形记》片断	139

印 度

《摩诃婆罗多》(《莎维德丽》片断)	157
迦梨陀娑 《沙恭达罗》(沙恭达罗的别离)	185

犹 太

《圣经》(“创世记”“出埃及记”“雅歌”等片断)	200
--------------------------	-----

阿 拉 伯

- 《一千零一夜》(“渔翁的故事”“航海家辛伯达的第二次航海旅行”等片断) 217

日 本

- 《万叶集》(《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等) 230
紫式部 《源氏物语》(“桐壶”) 245

波 斯

- 莪默·伽亚谟 《鲁拜集》选 259
萨迪 《蔷薇园》选 266

冰 岛

- 《老埃达》片断 273

法 国

- 《罗兰之歌》(罗兰之死) 281
《列那狐的故事》(“列那狐和公鸡商特克莱”“列那狐和格令巴猪谈处世之道”) 296

德 国

- 《尼伯龙根之歌》(“西格弗里坠奸人之计”“西格弗里遇刺”) . . 311

芬 兰

- 《英雄国》(第十曲“锻造三宝”,第十八曲“维亚摩能和伊尔马利能前往波约拉”,第十九曲“伊尔马利能的功绩和订婚”) . . . 327

俄 国

- 《伊戈尔远征记》片断 351

意 大 利

- 但丁 《神曲》(“地狱篇”片断) 368

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希腊两部伟大的史诗。关于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它们的产生时代和产生过程，过去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它们原先是民间口头文学，由古代的歌手凭着记忆口传下来，在口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加工创造，使语言更加精炼，故事更加丰富。一般认为，荷马是这两部史诗的编订者，他把古代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初步编成现有的史诗形式。相传他是古希腊的盲诗人，跟他在《奥德赛》里所描写的德摩多科斯一样，经常带着竖琴，在贵族的宫廷里演唱一些歌咏英雄事迹的诗歌，两部史诗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唱本。在荷马编成这两部史诗之后，直到公元前六世纪在雅典城邦的宫廷里以文字记录下来的两百年间，它们被传诵史诗的许多诗人作过一些补充和加工，因此这里面既有较古的材料，也有较晚的材料。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故事，《奥德赛》叙述的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一个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还乡途中海上历险的故事。前者歌颂英雄的威武和功勋，歌颂攻城夺垒的勇敢行为；后者歌颂英雄的机智与才能，歌颂人对自然的斗争。两部史诗以高度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古代希腊民族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理想，反映了从原始氏族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制的古代希腊社会，反映了“永远不能复返”的“人类社会的童年”，因此马克思指出，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希腊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史上极可宝贵的遗产之一,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又可以说是其中最辉煌的代表。荷马的这两部史诗,两千多年来,对欧洲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起着很大的影响。

伊 利 亚 特

《伊利亚特》叙述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故事。

珀琉斯和女神忒提斯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所有的女神都被邀请了,却偏偏漏掉了专管争执的女神阿瑞斯。因此这位女神在嘉宾毕至,盛宴方开的时候,偷偷地溜了进来,放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属于最美者”。赫拉、雅典娜和阿佛罗狄忒三位女神都自以为长得最美丽,看见这金苹果便争吵起来。她们闹到主神宙斯那里,宙斯不愿偏袒哪一个,要她们诉诸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

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都以最大的酬报许给他,只要他把金苹果判给自己。赫拉许他成为亚细亚的国王,雅典娜许他成为伟大的英雄和战士,阿佛罗狄忒许他成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的丈夫,年青的帕里斯便将金苹果判给阿佛罗狄忒。从此以后,赫拉和雅典娜恨透了帕里斯,甚至也怀恨特洛伊人。阿佛罗狄忒履行了她的诺言,帮助帕里斯在希腊作客的时候,把美丽的海伦——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拐走了。

王后被拐走,这件事引起了全体希腊人的愤怒,于是墨涅拉俄斯的哥哥、密刻奈国王阿伽门农倡议召集希腊各地的王室英雄,共同去攻打特洛伊。他们调集了十万大军,一千一百多条快船,发动了远征特洛伊的战争。奥林波斯山

上众神也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帮助希腊人或特洛伊人作战。可是，攻打了九年，希腊人也没有把特洛伊城攻下来。

《伊利亚特》集中地描写了这场战争第十年里二十多天的事情。

第十年上，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因为和联军的一员勇将阿契里斯争夺一个女俘，发生了争执。《伊利亚特》就是从他们的内讧开始写起的。阿伽门农从阿契里斯手中抢走了那个女俘以后，阿契里斯便愤然退出了战斗。希腊军中最使特洛伊人害怕的将领本来就是阿契里斯，这样，特洛伊人就乘机大举进攻，一直把希腊人逼到海边，眼看连战船都快保不住了。这时，阿契里斯的部将帕特洛克斯看见希腊军情势危急，感到十分痛心，便请求阿契里斯把盔甲借给他，奔上战场。特洛伊人看到阿契里斯的盔甲，以为帕特洛克斯就是阿契里斯本人，便都纷纷逃跑，希腊人的危局总算被挽回了。可是帕特洛克斯毕竟不是特洛伊最勇猛的大将赫克托耳的敌手，就在特洛伊城外，被赫克托耳杀死了。

帕特洛克斯是阿契里斯最亲密的伙伴，他的死使阿契里斯感到十分悲痛和后悔。这时，他才决定跟阿伽门农和好，重新参加战斗，为战友复仇。他狂暴地向特洛伊军进攻，所向无敌，最后赫克托耳同他交战，他把赫克托耳杀死了。

阿契里斯为帕特洛克斯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特洛伊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也从阿契里斯手里把他儿子赫克托耳的尸首赎回去，为他举哀下葬。这个从阿契里斯的愤怒写起的史诗，便在这里结束了。

下面节选的关于阿契里斯和赫克托耳决战的描写，在《伊利亚特》里是比较精彩的一段。

赫克托耳之死

那些特洛伊人象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这些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契里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到：“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太太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个军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契里斯为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作主张去向阿契里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们都

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契里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象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契里斯同我是见得会象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见得会象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倾注的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契里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闪亮的头盔，象个战神的模样，雄赳赳的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象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轻得象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契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象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脚下在阿契里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汽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象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象是雹子，或者象是雪，或者象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伊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她们

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契里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象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个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伊的高堡垒上头，曾拿许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拚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契里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心痒巴巴的想要插一手，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奥林波斯峰顶飞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契里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

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契里斯也正象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契里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挡回空旷的方面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象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迫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步力。而且，阿契里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过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平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契里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契里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契里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去。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契里斯觉得很高兴，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

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契里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了，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眼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契里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契里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契里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契里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契里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

件，狼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刻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契里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起，交还给阿契里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契里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错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伊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契里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楞，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啊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

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象就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契里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契里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颈脖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空隙。阿契里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正插进赫克托耳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契里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楼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